

这个专栏写的,故事的源头大多隐隐约约来自历朝历代的笔记小说,但不完全是,我把它当小说写。这里面隐隐约约都有些超时空的人生,不单是奇谈怪论。人世间能发生的事,到头了不过这些个,人又能够有多少稀奇古怪?而我最不敢做的是借古讽今,我倒觉得是古人在嘲笑我们,没见识,又狭隘。

花仙

□巫昂(作家、诗人,著有《什么把我弄醒》、《爱情备胎》、小说《星期一是礼拜几》等)

李先生是个四十多岁的绅士,他桃花运不错,虽无正室,但娶了两个小妻子,当时叫做妾,不知道为什么,他有个带大花园的房子,两个妾都不跟他住在一起,家庭结构决定和睦程度,不住在一起有不住在一起的好处。不单李先生跟妾一妾二相处得好,她们之间也情同姐妹,还经常互相串门子邀约逛街,嫉妒仇恨这类坏情绪在她们身上找不到。

这两个小妻子都爱读书不求甚解,一个专门写词一个专门读史,很互补。词人妻子比较敏感内向,她整天关在家里,对着天上的月亮地上的水塘琢磨押韵的事。历史学家妻子就爱交朋友,想弄个林徽因家那样的太太客厅,

可惜镇上的女人大多是文盲,喊来也只能谈谈老公孩子婆媳矛盾,聊不太来,她很郁闷。心想如果是个交际花倒也好了,不拘男女都可交际,她向往着往来无白丁、谈笑有大师的乌托邦生活。这天夜里她家里不期然来了个女客,长得那叫一个好看,夜里出来做客大多是美人,这是古代文学的特点。女客自称芳名药娘,住在不知所云镇,过着匪夷所思的生活,她也有友情饥渴,也需要交朋友。

两人相言甚欢,知性女人倾谈,也是天文地理人生社会,一点儿不俗。历史学家妻子觉得好畅快,忍不住让丫鬟去喊词人妻子一起来,词人妻子来了,静静听了会儿,也觉得这药娘不得了,随便说句话都押韵,都像一首诗,举止更是婀娜雅致,好像宋徽宗的工笔画。她们一合计,再才女的女人,终究摆脱不了劣根性,

得把这位尤物介绍给自家丈夫,这样气氛才够融洽。

次夜李先生来了,被三个妙龄女子包围,坐在花丛中,又喝酒又唱歌又猜拳对诗,把那时代的娱乐玩了个遍。历史学家妻子撮合说:“要不药娘你就到我们家来做妻子吧,福利不错,责任甚少,生不生随你,我们三个成了一家,一辈子聚在一处。”

药娘低头不语,做思想斗争,李先生借着醉意偷瞄人家,低头不语的女人比咄咄逼人的更迷人。药娘半晌答道:“你们可觉得现在夜里见冷了,穿一件单衣已经不够了?”大家点头,然后她再也不说话。酒席散后,一阵秋雨席卷了小镇,历史学家妻子清晨去花园闲逛,发现西北角的芍药花被雨水打落了一地,花瓣上还带着几分醉意。她感慨惆怅,知道药娘原来是花仙子,都想写个词纪念一下这段短命的友谊。

中国性格(1)

唐代以前的中国人,和宋代以后的中国人,几乎是不同的两个物种。国民性是可变的,而且变化可以非常大。我自不量力地总结了从春秋到晚清,历代中国人性格的变化历程,这种总结,也许感性大于理性,线条过于粗略。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学术性的思考,也许它的价值更多地在于一个不同的思考角度。

哪来的“国民性”

□张宏杰(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。著有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、《饥饿的盛世》、《坐天下很累》等。)

中西方大范围接触以前,欧洲第一流的知识精英谈起中国满怀艳羡。伏尔泰说,“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”。莱布尼茨甚至建议:“在我看来,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,难以自拔之境,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,前来教导我们善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。”

与此同时,在和近代欧洲人迎面相撞以前,中国人一直自认为是天下的中心。只有中国人,才是世界上最文明、最礼貌、最有教养、最有文化的人,世界上其他民族,都是蛮夷。确实,我们的老祖宗看世界,充满了优越感,认为别的民族都是粗野的、落后的,甚至半人半兽

的。你看中国给周围民族起的名字,不是“犬”字旁就是“虫”字旁。比如“蛮夷”的“蛮”字,下边就是从“虫”。中国人对西洋人的歧视最为严重,因为他们碧眼赤发的外貌与中国人相差最大。

十八世纪末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对中国的造访,像戳破一层窗户纸一样轻易打破了“中国神话”。

这是西方讨论中国人国民性这个话题的开始。西方人的中国观念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: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。妖魔化中国的大门从此打开了。在他们来访四十多年后,英国人就发动了鸦片战争,轻松地打垮了中国。

鸦片战争后,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探讨,已经成为一门显学。但一方面是由于中西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,另一方面是

西方人的“西方中心论”的优越感和殖民主义心态,他们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探讨局部很有见地,但整体上却无法避免过于夸大中国人弱点的倾向。

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没有的“国民性”三字,不久后也进入汉语。从梁启超到鲁迅再到柏杨、龙应台,多少文化精英接力激烈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,认定中国人身体里有一种难以治愈的“过滤性病毒”。报刊杂志上,关于“国民性”的案例和报道每每引起全体中国人的热烈讨论。当然,也有人认为,所谓中国人的“国民性”,是西方的传教士和鸦片贩子对中国人“精神殖民”的一种手段,其目的是为了打击中国人的信心,好乖乖接受他们的殖民统治。

无论如何,“国民性”已经成为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最热衷讨论的一个词汇,殆无疑义。

《又见一帘幽梦》播出后,法兰西只剩那片紫色铺就的浪漫无扰;《非你莫属》的法国海归现场晕倒后,文凭真假嚷嚷着吵闹;《我们的法兰西岁月》后,峥嵘往昔,岁月压根儿不静好。这个专栏,也写一点法兰西岁月,于大词里叙小生活,同他乡见新知道,就着法兰西生活,吃他一顿异国的早餐。

马丁的电影俱乐部

□驳静(女,游学巴黎,毕业于法国国家视听研究院。视影像为遗产,并立志以此为生,着落于文字,则拖曳生活的影子,临摹一二,图谋形神。)

在巴黎找房子的时候,听过一句名言,如果四五条街内都没有一家CINE CLUB,那这个房子便再好,也属“不适宜居住”范畴。这一句,架势十足,乍一听以为那房子少了卫生间。我琢磨着,若巴黎去参加宴会,多半像《老友记》某一集开暖屋派对,写着“文化人”三字的名牌恨不得往身上贴两个。

最初,我一副北京这种地广人多大城市出来的言情剧小女生心态,出去一趟可不容易,电影最好是男生请,仔细打扮了再出门,那心态,去看歌剧都够用了——普通人向来是把这两个分开来讲的。

他们的学生,通常是四五点下了课,晚餐又七八点进行,正好余出三两个小时,趑进附近电影院,

26岁以下的年轻人看一场大概只5欧元,20欧元办个月卡,能在大多数影院里无节制看到没皮没脸了。又或者已经走到家门口了,就拐到电影俱乐部里,租两张DVD,这一晚上,消遣也够了。

但这些,都比不上身边有个电影发烧友。当年班里就有马丁同学一枚,个人收藏极为丰富,后来一直没去过他家,脑海里因而一直有这样个画面——从客厅走往卧室,要在DVD丛林里跋涉,成功抵达的同时,总是伴随着许多被踩在脚下的碟片尸体。

他读了几个文凭,都与电影相关,每次从第二天开始,他就往学校搬运碟片,毕业了,总有好多一去不返。这次又逢新学校新同学,“藏碟量丰富”这件事很快传开来,学生们对这类事,就像我们的男同学对哪个小子电脑里有充足的日本动作片资源一样,照例十分关心。马丁一面对同学们的要求表示十分欢迎,不是敷衍客套,他是法国

少有的怀有兼济天下热忱的那类男生,一面表示这回要改一改方式。他决定正式成立电影俱乐部,不只管借,还管放映,只一条,所有借还都在这个放映会的前后进行。

很快,他的排片表等事项就有了眉目,时间是每周三下午,地点在整个研究院里座椅最舒服的报告厅,前一个周一中午群发邮件预告放映影片,很快广受好评;后来越发不得了,马丁跟上了政治经济文化新闻的脚步,与时俱进,这不,下周三要放映的,是张艺谋的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,赶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晚集。

马丁其实是文科生的谢耳朵,天生拥有照片式记忆,就是传说中的过目不忘,然而看的电影太多,十足个书呆子模样,交际什么的,全不放在心上,都是耳旁风,做起电影俱乐部这件事来,居然有生有色如鱼得水的。我们后来都笑他,为了保护自己的宝贝碟片们,改了性儿了。

故人何寂寞(1)

年少时,我在青岛长大,这是一个遍布老房子的城市,遗下名人故居无数。25岁那年,我在这里开始了寻访故居之旅。再后来,这个旅程拓展至一个又一个城市,每当我在史料中见到一个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时,便想去他的故居看看——那也许是最好的沟通,当我的手触摸故居斑驳的墙,彼此时空便仿佛重合。

杭州秋水山庄史量才故居

为爱而生,经久不灭

□叶克飞(80后中年男,以玩为生,一身吃喝玩乐的技艺待传授给儿子。得闲码码字,文字也多与玩有关。)

那些年,曾有一段惊世情缘,西子湖畔琴瑟和鸣,却因几声枪响戛然而止,而那情爱见证,至今仍立于西湖边。

那是杭州秋水山庄,民国报业巨子、《申报》掌舵人史量才与爱侣沈秋水的居所。

如今秋水山庄已成北山路上老字号新新饭店的一部分,充当客房使用。它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,共计两层。墙是青砖,栏杆是白色,窗棂是朱红色,雕花细致,几种颜色混搭却毫不突兀。这气质,怕本就是为爱而生的吧。

沈秋水原名沈双清,出身贫苦,被卖到上海滩做雏妓,改名花慧芝,意外结识史量才。史为她改名沈秋水,她亦以身相许,还将全副身家交予对方。财

力变得雄厚的史量才,先开了两家钱庄、一家金铺和一家米行,并于1913年以巨款购得在上海影响最大的《申报》,此后又收购《时事新报》、《新闻报》等,一举执上海报业之牛耳。所以,有“说《申报》必说史量才,说史量才必说秋水夫人”之说。史量才办报,坚持“人有品格,报有报格,国有国格”的豪气,若不遇温婉却慷慨的沈秋水,怕都无机会迸发。

可故事也总有暗面。遇到沈秋水之前,史量才已与表妹庞明德成婚并生有一子,所以沈秋水只是史量才的二太太。没过几年,史量才又有了外室李恩纯。沈秋水为此郁郁寡欢,史量才为表歉意,便在北山路购地置宅,建了秋水山庄。原来,它既是情爱见证,也是致歉的礼品。

据载,沈秋水初见秋水山庄时,欣喜万分,那背倚葛岭、面向西湖的景致让她忘却了之前的烦恼。她擅长七弦琴,常为史量

才焚香弹奏。

如今走在院内,池水假山绿树小花之间仍有旧时气息摇曳。偶见有客房开着门,服务员正在清洁,里面雕花木床、旧式桌椅,都泛着民国味道。午后阳光洒在身上,才寻回思绪。想来,当年二人倚楼抚琴的那些午后,阳光也是这般洒在精致的窗棂上,透过空隙照入屋内,满地光影,温暖而迷离。

这样的日子维持了两年。1934年,史量才遭暗杀,事发时,沈秋水也在场。

灵堂上,沈秋水曾弹一首《广陵散》,曲终后将琴投入火中。之后,她离开伤心地,将秋水山庄捐给慈善机构,自己偏居斗室。1956年,她默默辞世。

这对情侣并未葬在一起,那是沈秋水的遗愿。史量才葬于杭州吉庆山,沈秋水葬于杭州南山公墓,墓上的称谓是“秋水居士”,既成居士,便不再沾染世俗,这或许就是沈秋水不愿葬于爱人之侧的理由吧?

巴黎私信(1)